

编萃机杼

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樗枰萃编

〔清〕诞叟 著

秋谷 标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

棒机萃编

[清] 迦陵 著

秋谷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经售处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 字数 261,000
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7-5325-2192-3

I·1108 平装定价:9.20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时期,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封建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,吏治腐败,社会动荡,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日益尖锐,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根本无力扭转即将崩溃的局势。内忧已甚,外患频仍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,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。为了民族生存、国家富强,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寻找救国的出路。他们或思维新,或谋革命,或接受西方文明以求借鉴,或继承传统思想以求新变,在近代中国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泣可诉、可悲可感的活剧。中国近代出现的社会谴责小说,就是在这一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出现的,并以文学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。

对于谴责小说的产生原因和特点,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有很精辟的论述,他指出:

光緒庚子(一九〇〇)后,谴责小说之出特盛。盖嘉庆以来,虽屡平内乱(白莲教,太平天国,捻,回),亦屡挫于外敌(英,法,日本),细民暗昧,尚啜茗听平逆武功,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,凭敌忾之心,呼维新与爱国,而于“富强”尤致意焉。戊戌变政既不成,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,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,顿有掊击之意矣。其在小说,

则揭发伏藏，显其弊恶，而于时政，严加纠弹，或更扩充，并及风俗。虽命意在于匡世，似与讽刺小说同伦，而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，甚且过甚其辞，以合时人嗜好，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，故别谓之谴责小说。

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终结时期出现的谴责小说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它们集中出现在1900年之后的十年间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比较相同的特点。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，以社会现实和时事新闻为描写题材，广泛而又深入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其描写对象上至达官贵戚、文武官僚，下至车夫贩卒、妓女流氓，几乎囊括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，抨击了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，其揭露和讽刺的尖锐和深刻程度，与时代的节奏深相吻合，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如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揭露当时官场上种种腐朽丑恶现象，被誉为“官场之照妖镜、燃渚犀”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由于这些小说大多是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发表的，作者边写边刊，艺术上不免粗糙，不少作品是急就章，甚至未及终篇就告中止；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，均是以前同等主题的小说所未能达到的。如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均风行一时，影响甚大，这两部小说与曾朴的《孽海花》、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（后两种小说已收入我社《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》丛书），被推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为了全面反映谴责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，我社特从众多的谴责小说中精选十种，编为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。这是我社继推出《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白话小说名著续书》、《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》、《十大古典英雄传奇小说》、

《十大古典神怪小说》等七套丛书之后,在古典白话小说普及化、系列化方面作的新的尝试。至此,我社的古典白话小说丛书出了八套共八十种。可以说,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已大备于此,通过这些小说中的精品,基本上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。

收入《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》丛书的十种小说是: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、《活地狱》,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糊涂世界》,诞叟的《梼杌萃编》,黄小配的《廿载繁华梦》,张春帆的《宦海》(附彭养鸥《黑籍冤魂》),梦花馆主江阴香的《九尾狐》,和陆士谔的《新上海》。这些小说几乎涵盖了谴责小说描写的各种题材,代表了谴责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。

李伯元和吴趼人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,他们作品众多,成就也最高,本丛书选收了他们的主要代表作品。除了众所周知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外,其他几种作品也很有特色。《文明小史》从所谓“维新”的角度,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,描写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情形,展现了新旧思想的冲突。《活地狱》则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其所施用的各种残酷刑具,揭露政府衙门简直是人间地狱。其他如《糊涂世界》、《梼杌萃编》、《廿载繁华梦》等作品,也是揭露官场黑暗、人情险恶之作。《宦海》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广东一地,而《新上海》则描写了本世纪初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。《九尾狐》通过上海滩一个名妓的故事,谴责了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;而《黑籍冤魂》则揭露了吸食鸦片的危害。

以上十种(附《黑籍冤魂》)小说,篇幅长短不一,不少还是未完成之作,艺术成就也有高下之分,但这些书中所揭露谴责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,即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还有积极的作用;对

于研究中国小说史、喜欢阅读古典小说的读者来说,这套丛书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。因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,希望能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7年1月

前 言

近代长篇章回小说林中,《梼杌萃编》(又名《宦海钟》)虽未树于显著地位,却不失为异彩闪烁的嘉株。作者诞叟,即钱锡宝,字叔楚,浙江杭州人。生活于清末民初,事迹不详。忏绮词人丙辰岁(1916)《序》中,有“诞叟落魄江湖,致身卿佐,朝披绣纓,夕著烟蓑”、“驰驱戎马之际也,磨盾余闲,而得此嬉笑怒骂之文章”等语,可知著者曾身阅宦海,但颇不得志,愤世之情凝于笔墨,而形诸小说。

丙辰《序》说:“闻是书成于光绪乙巳(1905)。”小说中也言及已流行于世的《海上繁华梦》,并有赛金花铍羽南归,细谈以前再论孽海苦衷云云,此皆可证《梼杌萃编》写成于清光绪末年。

小说正文十二编,每编两回,共二十四回。首回之前有《缘起》,末回之后则有《结束》。各编冠名联缀成句,也便揭示出小说主旨:“禹铸鼎,温燃犀,扶隐伏,警贪痴。”《左传》谓“夏禹铸鼎象物,百物而为之备,使民知神奸”。《异苑》载,人云牛渚矶万丈深渊多怪物,温峤就燃犀角而照之,须臾见水族覆火,奇形异状。显然,作者意在通过小说揭发官场奸贪腐秽的实情,洞现魍魉世界的真相,谴责形形色色的丑类恶形,给迷不知返者鸣警戒之钟。

梼杌(tāowù 桃务),原为古代传说中的恶人,也是传说里一种人面虎足、犬毛长尾的凶兽。作者借书中人物对话,道出了小说取名的原委:“不但我不是好人,我看那做书的,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他要是好人,他也做不出这部书来。”“既然你说这书上没有一个好人,就叫他做《梼杌萃编》罢。”

这里不妨从书中拈出几个角色来看看。

贾端甫，原是南通秀才。他在州钱粮师爷龙钟仁家教书时，窥破龙府杨姨太与家人毛升奸情。杨氏欲堵其口，夤夜上门。贾喜不自胜，对她狎昵猥亵。忽然他想到自己的功名前程，于是骤然变脸，故意厉声将她喝骂出门外。事后，贾向人自播遏欲之事，于是获“坐怀不乱”之誉。不久他得中进士，为军机大臣厉凤文得意门生。由此官运亨通，不求富而富，颇有“清廉”之名。贾严法峻刑，连女子梳刘海发式，百姓夫妻亲昵，他都要斥为冶容诲淫，有悖纲常伦理，而施以棍棒。可他自己，却关起门来，逼妻效《金瓶梅》所写，做那种种连“娼妓所做不到”的淫行。妻子发疯后，他便奸占管家之女。不料遭管家要挟，尽掳其鼓鼓宦囊，他也不敢声张。他那座师，以方正严谨著称的厉大军机，竟与孀居儿媳扒灰，也是公开的秘密。

花花公子增朗之，其父通州知府，也是厉大军机亲点门生，年年不忘向老师孝敬厚礼。龙钟仁之子龙柏青，为谋得亡父钱粮师爷之缺，拱手把庶母杨姨太、妹妹龙玉燕和娇妻水柔娟，奉给增衙内奸宿玩弄。丑闻败露，毛升乘机席卷龙氏家产，迫使杨氏母女及水柔娟沦为娼妓。增朗之虽声名狼藉，却得厉大军机恩报，依然升官，淫纵如故。后竟当着下属高师爷之面，与其妾媾奸，高逼妾自尽，弄出了人命。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贾端甫，借此事将增发配充军，报了当年在妓馆遭增奚落的一箭之仇。

范星圃，也是厉大军机的亲信门生。范好恃才邀宠，尤擅滥刑妄断，制造冤案，遭他迫害杀戮的革命党人，难计其数。其残忍行径虽为千夫所指，而他照样从七品芝麻小官，跃为正三品按察使，还被举荐为“江西第一良吏”。

南昌亨知府与新建华县令，夜宿妓寮，误了万寿朝贺的大典，自忖罪不容赦，赶紧给抚台、藩台孝敬两万两白银，也就敷衍过去了。绪元楨太守到省数年，未获肥差，急中生智，主动把年轻秀媚

的夫人献至抚台床上。暴发的阔老板罗万象，抓准了这帮官僚卑鄙无耻的灵魂，也便肆无忌惮地跟他们玩起了“以财易色”的罪孽游戏。鄞县知县亏空了八九千两库款，罗把钱如数借给，使这位县官升了实缺知府，只是把他的千金留下睡了三夜。一位武官亏空军饷要正法，罗也如法炮制，使武官免却一死。

例不赘举。总之，小说无情地撕下了上自朝廷要员、下至地方官吏以及奸商买办的画皮，展示了他们对权势、金钱、女色疯狂追逐的丑恶嘴脸，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们卖官鬻爵、贿赂公行、荒淫无耻、贪婪无厌、媚上凌下、尔虞我诈、虚伪势利、冷酷狠毒的种种恶作秽行。并且，不时通过辛辣峻刻的议论，对这些人的肮脏罪孽的灵魂，作入木三分的刻画；对浑浊腐败的现实，进行尖锐痛快的谴责。如借书中人物曹大错之口说：“那些名公巨卿、大儒宿学，嘴里讲的是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，对着人装出那一种正容厉色、岸然道貌的样子，暗地下却是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”

书中也以赞赏的笔调，塑造了任天然、曹大错、王梦笙等正直磊落的人物。但是，在这种现实环境里，他们虽有些卓然拔俗的见解，却也各有弱点，都留有脱不尽的旧世界烙印。他们失望迷惘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。任天然下决心远离官场，选择了遁避现实，隐居乡间的道路。曹大错依然放浪形骸，悲愤彷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还从一些侧面，表达了对新学的肯定态度，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和同情。

诚如书中人物任天然所说：“这部书里的皮里阳秋，大旨是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，这还不失天地公理。倘然传到世上，是书中的人，看了固应汗颜；自返不是书中的人，看了也可触目惊心，于世道人心也还不无小补。”作者写这部书，主要是为了警世、醒世，并未对封建制度作彻底的否定。然而，从全书绘织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景象中，读者也不难察觉，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，无可救药，清王朝的覆灭已为时不远了。

《樗机萃编》存世版本,主要有:南京图书馆藏钞本,计十二册;汉口中亚印书馆1916年排印本;1918年武昌铅印线装本,六册,书名改题为《宦海钟》。本书以中亚印书馆本为底本,校以他本,进行标点整理。为保存原著面貌,除改正若干衍脱误字外,对全书内容未作任何删节。

秋 谷

1996. 10. 18

序

罗两峰先生画《鬼趣图》，世人赏其工。然所绘者，固具鬼之形状，居鬼之名称，人人知其为鬼者。狼头毛面，赤发蛇身，曲尽其光怪陆离之态，工固无难也。若使绘貌为人而心为鬼，与夫名为人而实为鬼者，睹面见之，俨然人也，而欲别之为鬼，恐两峰先生亦几无从着笔矣。

说部中之工于摹写世俗情状者，莫如《儒林外史》。近世规仿之者，若《官场现形记》，若《海上花列传》，若《九尾龟》等，亦可谓穷形尽相，无态不搜矣。然所摹写者，仍不外乎具鬼之形状、居鬼之名称者，与两峰先生之《鬼趣图》殆无以异。

若夫能写貌为人而心为鬼，名为人而实为鬼者，则惟施耐庵之《水浒传》、曹雪芹之《红楼梦》而已。耐庵之写高俅、西门庆，曹雪芹之写薛蟠、贾瑞辈，犹是具鬼之形状、居鬼之名称者。至其写宋江，写吴用，写宝钗，写妙玉，则固明明一完好之人也，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。作者未尝着一贬词，而纸上之声音笑貌，如揭其肺肝，如窥其秘奥，画皮画骨，绘影绘声，神乎技矣！吾友诞叟所著之《梼杌萃编》，仿佛近之。

诞叟落魄江湖，致身卿佐，朝披绣绂，夕著烟蓑。或鸣堂上之琴，或筹帷幄之笔，遍览六朝金粉，饱餐七徽冰霜。所谓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。而又平理近情，虚怀体物，故能举其生平之所闻见，一一摹写其真，不假雕凿，不事抑扬，以存三代直道之公。董狐、史鱼，其在斯乎！至其倚伏之精密，结构之谨严，有蛛丝马迹之奇，无泻水散珠之弊，犹其行文之余事也。

闻是书成于光绪乙巳，正诞叟驰驱戎马之际也。磨盾余闲，而得此嘻笑怒骂之文章，其不以尘世之成败荣辱萦扰其胸臆，尤可见矣。

岁丙辰仲春，忤绮词人叙于汉上花好月圆之室

闻妙香室主人题词

描摹世间鬼蜮，恁奇奇怪怪。铸九鼎、民识神奸，者样魑魅形态。有多少痴男怨女，洪炉一霎归淘汰。最怜他、红粉青衫，白头翠黛。局外旁窥，冷眼勘破，悟贪昏自败。叹繁华过眼虚花，枉然施尽机械。热中人心劳作伪，抱真子全凭天籁。挂冠时犹是中年，脱身尘海。琴调瑟叶，石友兰交，算此生难再。况阅尽宦场浓淡、世味酸咸，粉墨俳優，丑容羞赧；玄平假满，刘祥轻诋，多般粉饰头巾派。搜罗聚入毫端，不辞墨泪同洒。虞初小志，世道攸关，有几人警戒？料唤醒黄梁残梦，始肯回头，后悔嫌迟，往愆难盖。奚如及早，徜徉嵩岳，贪嗔痴爱都弃却，且昂头歌啸青天外。嗟予蒙昧顽躯，把卷惺然，击壶称快。

[莺啼序]

缘 起

诞叟同抱真子是明心见性，莫逆至交。诞叟带着他一妻一妾、一子一女，住在上海滩上张园左近。抱真子因事到上海，游玩了几时，终日花天酒地，买笑征歌，始而颇觉快心，久亦渐生厌倦。这天因为要回汉口，来访诞叟话别。见他这一间小小书房，摆了一张书案，两只书橱，几张外国椅子、东洋茶几，桌毡地毯，不陋不华，倒也十分整洁。正好绿荫当窗，流莺隔院，两人煮茗清谈，大有翛然出尘之想。因谈着上海近来的时势，泛论起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来。

抱真子道：“这四字，真是害人！你看五大洲的人，那一个不为他所害？总要把这四字撇开才好。”诞叟道：“‘酒’字呢，为用有限，为害也还不多，不过常做这‘色’、‘财’、‘气’三字发端的媒头罢了。‘气’字，则多因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不得其平而起，也算贯在这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里头。至于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固是害人，然要说把他拿来撇开，那除非叫这五大洲的人皆入了佛家寂灭之教才可，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呢？所以《四子书》上也说：‘有财此有用’、‘无财不可以为悦’。又说‘食、色，人之性也’；‘未见好德如好色也’。足见这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为人生所万不能少的，故圣贤也不作矫情之论。你看这‘财’字，不但起居日用非他不行，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，若无这‘财’字从中联合，怎么能成呢？即如你我两人，现在也还要借重这‘财’字。不然，并此几间破屋、两盏清茶都不能办，岂不成了两个乞儿荒郊对话，试问有何趣味？况就做了乞儿，也还要讨些钱财支持口食，否则必致饿死，连乞儿也做不成了。”说的抱真子不禁拍掌大笑。

诞叟又道：“讲到这‘色’字，若五大洲的人都不好色，这人种早已绝灭。有些人说‘多情而不好色’，又说‘好色而不淫’，那都是些欺人之谈。不淫无以申其情，无情不能动其好。试观古往今来男女相悦，若不得肌肤相亲，总觉此愿未了。即并世旁观、后人尚论，也觉得是一个缺陷。所以《毛诗》上说了一

句‘亦既见止’，还要申上一句‘亦既覯止’。这就是不淫无以申其情的明证。这情呢，不但风流才子、慧业佳人往往由他作合，就是那些蠢女痴男、野田草露，也未尝没有这‘情’字行乎其间，情愈深则好愈笃。你看他们泰西人的夫妇，总比我们中国笃些，并不是性质各殊，缘泰西人的婚姻皆由男女自主，彼此必先有情，然后方成夫妇。中国婚姻多由父母作主，男女一面未识，试问从何生情？到了合卺的时候，以为理所当然，无足为喜，那情自然薄了。其实，中国古来婚姻也都是由男女自主，只要看那‘寤寐求之’、‘求我庶士’两语，彼此无情，何必去求？不过因情制礼，何尝以礼废情如现在的流弊呢？所以俗谚有‘妻不如妾’之说，难道这妾之色必胜于妻？因为这妾总是由自己纳的，或出自青楼，或自青衣，或选自小家碧玉。这其间也还有个分别，大约青楼为最，青衣次之，小家碧玉又次之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缘青楼必彼此相交已深，那情已缠绵固结于先，然后订这百年之约，故其好最笃。青衣、碧玉又隔了一层。”

抱真子驳他道：“你这话说得不甚近理。你看上海滩上，近年如林黛玉、张书玉这些人，今儿嫁张三，明儿嫁李四。嫁了多则一年，少只数日，又复闹了出来，那不是纳青楼作妾的么？怎能说他爱情坚固呢？”

诞叟笑道：“像这些人，他们交际之始，原是打‘财’字问题上起的，怎么能在‘色’字上算帐？中国也有一种夫妇，或两家本系亲戚邻里，郎骑竹马，妾弄青梅，彼此知识未开，即已相亲相爱；后来联成佳偶，想到那童年亲爱之情，自然增出无限伉俪之趣。又或既婚之后，遭际艰难，或为翁姑妯娌所不容，或值兵戈饥谨之离乱，彼此如伽陵并命，曲意相怜，自然生出一种爱情，比那平平淡淡、顺理成章的夫妇就笃得多了。这就是无情不能动其好的明证。所以，这‘情’字、‘淫’字，皆是附属于‘色’字里的。但是，这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，那能个个如愿呢？因为不能如愿，就生出无限的是非，或则忧伤憔悴，夭折其生；或则背礼败常，自罹于法；甚而至于熬不畏死，酿成犯上作乱之事。更有一种人，生质本自不凡，早挟一食前方丈、侍妾数百之想，无如早年困顿，这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事事不能遂心，受了多少磨折，耐了多少凄凉，遂激成一种乖谬怪僻、不近人情的脾气。看去这种人似乎也还不失为正人君子，不知他这一种矫揉造作的戾气，小则殃及身家，大则为害邦国。实按起来，比那熬不畏死的为祸，还要烈呢！然而，这种事体固属个人遭际所致，推原其本，君相亦不得辞其责。”

抱真子道：“你这话越说越远了。做君相的，怎么能替这举国的人料理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呢？”

诞叟笑道：“并不是叫这做君相的去按人去分给家资，选择配偶。不过，做君相的应该使这举国的人各有专业生计，足以自生其财，自得其色，那就是天下太平了。昔子舆氏对齐王说的‘公刘好货，太王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日前，有个朋友拿他作的一部小说与我看。我初次看了一遍，见他既没有朝代年月，又没有关涉治乱兴衰的事业，也没有格致算化的学问，并没有什么诗词歌赋、酒令灯谜，而且写到男女闺房之事，虽不致蹈那些淫书的恶习，也有些觉得形容太过的地方，那笔墨似乎还不及《品花宝鉴》、《花月痕》呢，也就把他放开了。近日无事，又把他拿来复看一过，觉得他笔墨虽不甚佳，却于这‘财’、‘色’二字的正面反面，旁面侧面，上等下等，明处暗处，阐发得淋漓尽致，无微不显，无隐不彰。你在轮船上没事，拿去消遣消遣，细细的看看，道是如何？”说着就把书橱开了，取出十二本白纸毛边的抄本书来，递在抱真子手里。

抱真子接过，看那每本面上有一个字，是禹、铸、鼎、温、燃、犀、抉、隐、伏、警、贪、痴十二个字。揭开第一页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道：“戊戌荷夏云江女史录于茵绿草堂。”